



浴佛的意義 方 倫

四月八日，為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誕生的紀念日，所以各佛教機關，皆舉行浴

佛大典，以表崇敬，以誌不忘。據荆楚歲時記載：「荆楚以四月八日，諸寺各設會，香湯浴佛，共作龍華會，以為彌勒下生之徵。」假使真有這個風俗，那是很不對的。第一、四月八日，是釋迦生日，在這一日期浴佛大會，當然是紀念釋迦，所浴的佛像，當然也是悉達太子像；和再過幾百萬年，纔由兜率天下生的彌勒佛，是絲毫無涉，怎麼會命名為龍華會？而牽扯到彌勒下生，這就不可思議了。第二、祝彌勒下生，無非是望他早日說法度生，這事若在釋迦的經教，業經滅盡之後，世間並無佛法時行之，則是正當的舉動，然而至今釋迦的經教，一切俱在，縱使再有佛出世，後佛所說，也必與前佛相同，甚至不能更改一字，所以此時就不需要彌勒下生，說已下生者，是外道欲另立門庭，妄言其倡導人為彌勒降生，以抬高聲價，惑亂世人聽聞耳。第三、行者若果有志學佛，修出世法，超越三界，永脫生死，則釋尊所說的經典俱在，依之而修，必可如願。為什麼現成的佛法不學，却去希求將來的佛法？有如饑餓的人，見燒好的飯，排在面前，並不願食，却去播種插秧，希望秋收，然後造飯，豈非怪人怪事。並且在浴佛節，作龍華會，祝彌勒下生，這無異當面侮辱釋迦，罵他所說的法，不能度人，因此偏偏在他生日，對未來佛，大送秋波，以示不信任之意，請諸位想想看，此種舉動，是不是合理？

佛的出世，與世人的出世，亦同亦不同，同處是示由父母生，住胎，出胎與凡夫無別，這是佛不欲立異，以貽人口實；以為佛是特殊人物，不可學而能，故不惜紆降貴，同於世俗。不同處是：如來的意義，是乘真如之道而來，雖來而無所來，以是義故，所以從兜率天降，入胎，住胎，出胎，乃至八相成道，悉同幻化，一切無實。大寶積經卷一零七，佛言：「善男子！勿謂菩薩，實處母胎，生如是見，何以故？菩薩摩訶薩，實不入

母胎。所以者何？菩薩入無垢定，不起此定，從兜率天下，乃至坐於菩提樹下，兜率天人，作如是念：菩薩命終已，更不還此。菩薩是時，在兜率天，實自不動，而現入胎，受於五欲。若生出家，及以苦行，一切眾生，以之為實，而於菩薩，皆是變化。」可知佛之誕生，實異於世人之據業受報，住於胎獄，若以世俗眼光，觀佛出世，則謬以千里矣。

佛入離垢三昧，雖處母胎，如住自在天宮，為諸菩薩，說微妙法，如是則離垢穢，既無垢穢，何須沐浴。可知自九龍吐水，乃至世間浴佛，都是隨順世俗，表欽敬之意。倘若不知此義，以為悉達太子，當年出母胎時，滿身垢穢，須人沐浴，則是犯了很大的錯誤，只要看他一生下來，就會週行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說出：「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。」像這樣初生便會走會說，豈得與普通嬰孩，相提並論。

佛子應明白：諸法本不生，所有見生見滅，皆是幻覺。心流轉故，則見諸法生滅，若心不動，則十方世界，悉同虛空，平等一如，又安有佛出世事。凡有所見，皆是虛妄，乃至見佛，猶屬眼翳，何況見一切染淨諸法。但是，若論歸元，確無一事，若論方便，則有多門。大乘行者，雖知諸法無實，然而正見當前，亦從不執理廢事；所以當浴佛時，雖知金佛銅盆，香花魚鱗，皆一合相，不可貪著，而亦能不廢事修，善收法益。世間惟有佛理懂得明明白白，佛事也行得清清楚楚的人，纔稱得起福慧兼有的行者。若一味耽理，不肯行事，縱使見解不差，也未免流為狂慧，何況見解尚未必正確呢。

依正本屬一源，皆從自心中流出，所以山河大地，皆是佛身，色色形形，無非遮那聖境，圓融流為行佈，行佈就不異圓融。偈問雲門：如何是佛？答曰：「乾屎橛」這一答；第一、法身遍一切處：山河大地，既是諸佛法身，乾屎橛並不在山河大地之外，當然也是佛身，若屎橛不是佛者，則法身便有不遍之處。第二、凡愚小乘，只知三十二相是佛，並不解屎尿垃圾亦是佛，因此見淨見穢，落於二邊，於無生法中，妄起取捨欣厭心，不

能證真如實相，循至為境所縛，則有流轉。所以雲門指出屎概，令從垢淨邊，解脫出來，直趣第一義。愚者聞之，掩鼻吐沫，對屎概生種種分別，根塵識三，一時騰起，此種人尚不解法，何況知佛。智者聞之，則悟一切境界，皆從識有，若息妄心，則生佛垢淨，皆成戲論，能見尚不可得，何況所見。如是若約俗諦，從始覺返流，則五十二位，階級井然，十住不同十信，初地尚非二地，何論佛果。若約真諦，直入自性，則有情無情，同一解脫，何得於無佛中，起浴佛想。雖然如此，不著於見，名為正見，無為而為，是名修為。宋呂惠卿朝五臺山，遇風雨迷路，有童子問：你欲何往？答曰：求見文殊菩薩，童子說：「此山一草一木，無非文殊。」惠卿遂下拜。可知溪聲即是廣長舌，山色無非清淨身，此娑婆世界，無有一微塵許，不是釋迦牟尼佛真身；以是義故，實心行者，見草木瓦礫，尚應禮拜，何況佛像。來！來！來！一切善男信女們，應稽首作禮，以淨水澆於佛身，即是浴佛，如是心，如是境，歷歷分明，並非夢幻。

三界騷然，悉是妄動，一切眾生，若論自性，原是空寂，只因一念無明，遂生萬法，入生死流。今若欲返本還源，第一先當洗去自心垢染，由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做起，如是則無明漸薄，性體漸顯，迨至最後徹證非善非惡之佛性時，則成佛矣，這是浴自性佛義。人人心中，有箇本源自性天真佛，無始以來，常被貪嗔癡慢，塵勞煩惱之所覆蔽，而不得顯現；如此煩惱，非是一端，所以佛標八萬四千法門，以為對治，有如淨水，洗去塵垢。經律論中，所揭櫫的種種修行法門，悉是浴法，浴具，依之而修，即是浴佛，行者若僅知浴外問佛，而不知浴自性佛，這是得人之得，而不自得其得，如此縱使能把佛身洗得淨無纖塵，而自身還是充滿污穢，有什麼用處？

禪宗四祖道信，往訪牛頭山法融禪師，及到，見其所象虎豹，偽作驚怖狀，融曰：你原來還有這箇在。少刻融離座入內，祖在其椅上寫一佛字，融至跋踏不敢坐，祖說：你原來還有這箇在，融大覺悟，遂以四祖為師。可知若論究竟，連佛這一字，都不應排在心眼裏。圓覺的境界，是空蕩到無有一物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，並沒有佛非佛這一回事。到了了解有佛時，已是由三細最初的無明業相，發展到六粗中的計名字相，離真如甚遠。所以若欲還源，需要抖擻一切，令無有餘，不特染法世法，須當放下，即淨法出世法，也應當放得一乾二淨，纔能見自己胸臆中，端坐著的，這一尊無相佛。否則縱使身入佛剎，見七寶琉璃世界，紫磨金色佛身，都

是病眼生花，惑亂真性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古今一切行人，由凡夫以至佛地，並不是一蹴可幾，中間尚須經過長時間的聞思修，將無始無明，排遣淨盡，纔能成爲福慧兩足的佛陀。在這一段遙遠的過程中，須要腳踏實地的修持，方能生效，空口說白話，等於說食不飽，是沒有用處的。我輩目前，縱使勉強點算得確實在修行，也不過是三大阿僧祇漫長劫的開始，無始習氣，絲毫未減，道細如毛，惑粗似柱，任憑你有通天的顯悟，若不假借三寶尊嚴，扶持正念，遏阻塵心，終不能降魔證果。有如使嬰兒行萬里路，若不藉重舟車之力，決不濟事；所以明知外間無佛，亦當暫時作有佛想，行諸法事，纔算是真正明理的行人。照這樣說，若遇佛誕日，就應該振奮踴躍，恭敬隨喜，有如真佛下生，纔能消我障翳，得大饒益。

一年中間，就有許多佛菩薩誕。釋尊是生在此土，示現與常人無異，教人以聖賢可學而至，所以於二千五百年前，四月八日，生於印度，世壽八十歲而寂，這當然沒有什麼疑問。但是就農曆九月二十九日，藥師佛聖誕來說：藥師是在東方過此十恒河沙佛土的淨瑠璃世界裏，並未生於此間，縱使彼土有箇年月日出現，而此年月日，也決不是此土的年月日，然則這農曆九月二十九日，究竟從何而來？如何折算？又農曆十一月十七日，是阿彌陀佛聖誕，彌陀是在西方過此十萬億佛土的極樂世界裏，也並未生於此間，縱使在彼土有箇年月日出現，而此年月日，也決不是此土的年月日，然則這農曆十一月十七日，又從何而來？如何折算？凡世界成壞一次，謂之大劫，經中說：彌陀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，這樣即使以前在作國王，作法藏比丘的時代都不算，光從成佛算起，我們的地球，就已經成壞了十次，當他成佛時，現在的地球，尚未產生，又那有什麼十一月十七日。關於這一件事，和古人規定佛菩薩誕辰的動機，雖然迹近子虛，却也含有深意在內，舉要言之：第一、統眾亦如統兵，若承平日久，晏安無事，則朝氣銷沉，所以需要不時加以鼓舞，使之精神奮發，生力大用。第二、佛菩薩皆有無上威神，凡思慕，禮拜，讚歎，供養，稱名者，皆獲無上功德，定一日為誕辰紀念日，則有此種種機會。第三、凡事有內因，有外緣，因緣具足，乃得成辦，世法如是，出世法也如是。佛教中人，學佛，了生死，是一個總因，持齋，戒殺，放生，佈施，念佛，誦咒，發願，受戒，聽法，如是種種，悉是外緣，能助內因，提早成熟。欲集此種種外緣於一日之內，莫妙於慶祝佛菩薩誕，有一份誠心，即有一份功德。第四，佛門

從馬丁路得說到佛前的途

爲紀念佛陀降生二千五百周年而作

蓮花
妙音

基督舊教（天主教）本來是出家教。由教皇，各級主教，神父以至男女修道士都是出家的。沒有一個是有家眷的。而且戒律，修持都有嚴格的規定。到了西曆十五世紀的時候，在德國出了一位馬丁路得。他本是奧古斯丁教社的神父。因爲他要和一位修女結婚，有礙於教條，於是藉着教庭的腐化，教皇出售免罪券等原因，大加攻擊，公佈了九十五條反駁書，把舊教條大加改革，就成了今日的基督新教。（耶穌教）他自己結了婚，新教的牧師們也就都是有家眷的了。這一改革把一個出家教給變成在家教，這一改革是功是罪，因人的觀點不同，也就批評不同。然而站在佛教的立場來看，就只能說他是功不抵罪。因爲教庭雖然腐敗，但是他的戒律和修持等方面，都是限制情慾的。離慾方是出世的根本法。未有放縱情慾而能修道者。所以他這一改革，不是改進宗教，乃是破壞宗教。現在我們看耶穌教在修持上，較天主教要差的多了。

記得現代的一位大德，似曾說過我們佛教的前途，有變成「居士教」的可能。他的這種說法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我們看佛教自唐而後，逐漸走下坡路。明，清兩代，益腐敗不堪。間雖有大德出世，終屬鳳毛麟角。連歷代祖師所遺留下來的寶貴文獻，都大半遺失了。直至清末楊仁山居士，才再由東瀛請回。於是創內學院，立刻經處，佛教始現復甦之象。仁老的高足們，又都是一時的俊彥，大宏唯識之學。使絕响千年之大法，又發揚光大，這不能不說是居士們的功勞。因此出家與在家也就起了小小的紛爭。再看東瀛的佛教，從親鸞創真宗以後，多數已變成在家居士教了。僧可以娶妻，廟可以作家。這實在與馬丁路得的改革甚相類似。不過佛教到底是以慈悲爲本的。所以沒演成像基督新、舊教那種流血的鬭爭。因此日本把佛教由出家教改成在家的居士教，可算是平安的成功了。再看民國以來，居士宏法，不遺餘力。到處有蓮社，居士林等之創立。而居士說法又普遍風行。這位大德說佛教有變成居士教的可能，可能是根據以上各種原因說的。

現世一切都在變。佛教自然也須要跟隨着變。但是不是要變爲居士教呢？我的答覆是，我們實在不希望這樣變。並且在我們中國，也實在沒有這

中人，散處各地，若聯絡不够，則感情便不融洽。尤其昔時，僧衆在山，居士在市，縹素既鮮接觸，不特生大隔膜，並且有時還起種種誤會，阻礙佛教的發展，所以要在一年當中，借重若干佛菩薩誕日，歡聚暢叙，以彌補這一個缺陷。第五、縱使非佛教徒，身逢佛誕盛典，眼見法像尊嚴，耳聞梵唄悠揚，使未信者，易生信心，否則耳濡目染，將印象映入識田中，留下種子，亦足爲將來得度因緣，如染香人，身是香氣，何況隨喜道場，作諸功德。有了上述種種理由，這些理由，太重要了，大是非辦不可之勢，所以古人纔在一年當中，規定若干時日，作爲佛菩薩誕，我輩後人，當曠喻前人苦心，了解上述意義，不妨將錯就錯，借彼誕辰，作我功德。明知假戲，應當真做，纔是效力，因爲境界雖假，誠敬是真，因誠敬故，八識田中，便種下無漏的出世間種子，等到此種子成熟時，便遇佛得度了，這叫做借幻修真，所以惟智者能利用鏡花水月作道場，成辦佛事。這樣對於這一尊佛菩薩，是不是此土人，是不是這一天生日，就不必加以深究了。

因釋迦牟尼佛的聖誕，令我聯想到佛曆問題：我從前在大陸時，用的佛曆，今年是二九八三年，到臺灣時，用的佛曆，今年是二五一九年，兩曆相差，已是四百六十四年。但新由緬甸世界佛教聯誼會所決定的佛曆，今年則恰是二千五百年。我在十年之間，就面臨著三種佛曆，把佛教愈改愈年輕，這樣用縮少術，一縮再縮，未法一萬年，就永遠不會完結，人家有駐錫方，我們則有駐教方，有如風塵中姑娘，前年說十九歲，去年說十八歲，今年却說十七，豈不被旁人掩口葫蘆，拾爲笑料。好一個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。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且問，竟然連教主的降生年數，都說不清楚，豈不太難爲情。說起考據來，各方面各執一說，又互不承認，那也並不難解決，只要開一個會，大家決定一下，宣佈一下，就得了。橫豎這是紀年用的，與教義無關，說多少便是多少，教外人也絕不會管我們的閑事。這一個問題，在目前佛教世界化的大時代中，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，不容再緩。再不然緬甸世界佛教聯誼會，既經開會決定，他們當然也有考據，當時既經許多國家的佛教代表，在場同意，那末二千五百，就是二千五百罷，只要便於實用就是了。百法中，沒有一法是實的，色心等法，尚且如此，何況「時」「數」。聽說耶穌紀元，當初也有辯論不決，後來也是不用考定，而用規定的，因爲得到教徒的一致承認，所以今年便算是一九五六年了，人家行得，難道我們就不可以嗎？

請您發心，繼續訂閱本刊！

贈訂親友，另有優待辦法！